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詔令雜考四

燕王靖難師至城下箭頭射書諭親王公主兄致書衆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相别數載天倫之情夢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說衆兄弟妹妹每請老姐姐公主來相勸我說這三四年動軍馬運糧的百

姓廝殺的軍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軍馬不要過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説我與你衆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知道我之興兵别無他事為報父皇之讎誅討姦惡扶持宗社以安天下軍民使父皇基業傳子孫以永萬世我豈有他心哉我自己卯年興兵今已四年父皇之讎尚未能報姦惡尚未誅滅我想周王無罪被奸臣誣枉破其家滅其國隨即罪代王拘囚大同出其宫人悉配於軍至於湘王無罪逼令闔宫焚死齊王無

罪降爲庶人因繫在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帛賞其左右使其誣告岷王流於漳州烟瘴地面至於二十五弟死則焚其軀拾其骨沈於江此等奸惡小人皆我父皇殺不盡之餘黨害我父皇子孫圖我父皇天下報其私讐快其心志父皇能有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而盡興言至此痛心如裂衆年以來奸臣矯詔大發天下軍馬來北平殺我我為保性命不得巳親帥將兵與賊兵交戰仰荷天地祖宗神明有靈憐我忠孝之心寘

加祐護諸將士効力故能累戰而累勝今大兵渡江衆兄弟妹妹却來勸我回北平况孝陵尚未曾祭祀父皇之讐尚未能報姦惡尚未能獲以爾弟妹之心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成王故事我當如周公輔佐以安天下蒼生如其不然爾衆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及多親戚當速挈眷屬移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驚恐惟衆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審之詳之

北征軍情事宜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都指揮蘇和囉海內官王安等哨馬營離大營三十里揀好便當去處駐扎若發向前小哨馬爾等可相度遠近處置務要晝夜謹慎不可怠慢假如王彥王哈喇巴圖爾不發哨馬在前却令架砲之人在前遇見賊五人若賊有膽畧架砲之人如何不被其擒去彼諸人只於朕前說話謾得無縫只會謾我不會去謾別人你每不要學他這等初四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等 詔文同

說與都指揮王哈喇巴圖爾内官王彦哨馬營離大營三十里揀好便當去處駐劄若發向前小哨馬爾等相度遠近處置務要晝夜謹慎不可怠慢爾等不發哨馬在前却令架砲者在前遇賊五人若賊是有膽者架砲之人已被其擒去爾等原來是如此無用之物來我說話且是謾得嚴密只能謾我若謾得賊過便好今後若再是如此無用即斬爾輩 初四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朕前令中軍清遠侯王友於沿途收拾落後官軍并瘦乏馬驢及一應患病之人朕自為處置中軍事務清遠侯於五月初三日到營俱已收拾送與各軍爾等仍復抛撒在路不行將帶前去倘為敵人所掠必致走漏聲息失悞軍機好生不便初四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明日大天明做飯吃吃飯了收拾停當才放起營前進初四日

說與内官王安明日令巴克實庫珠特穆爾摩多奇拉

爾扎歡留在大軍下營去處聽候我來議事 永樂八年五月初五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都指揮蘇和囉海内官王安春山等即選撥降軍二十名降軍十五名每人馬二匹跟隨都指揮衮台等往烏爾扎并鄂諾河擒拿細作聲息再選漢官一員撥漢軍一十名降軍二十名春山處亦撥降軍二十名每名馬二匹跟隨都指揮巴克實往摩海圖等處擒拿細作聲息 初六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指揮王哈喇巴圖爾內官王彥即選撥降軍八名每人馬二匹跟隨都指揮袞台等往烏爾扎并鄂諾河擒拿敵人聲息初六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指揮王哈喇巴圖爾內官王彥選能幹指揮一員在哨馬營暫時管事每日哨瞭務要晝夜用心不許怠慢王哈喇巴圖爾王彥選好人好馬一百人或二百人或晝行夜止往前擒拿聲息務要十分仔細擒獲敵人如是仍前失機誤事必加重罪不赦初六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在營整理軍馬不必來朝晝夜務要十分謹慎初七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等今哀台已拿到細作人來問知布尼雅實哩與阿嚕台不和自相殺散布尼雅實哩見在烏固勒扎離我兩程阿嚕台見在烏爾固納前者爾等哨瞭不謹在哈喇們來已為細作哨知我聲息爾等在前如此誤事前日因爾等不用心哨瞭不能擒拿細作八人不知八人何不來報失悞事機今緊不得

緩不得務要晝夜用心謹慎哨瞭事機正在頃刻之間我今日渡河往烏固勒扎擒拿邊寇布尼雅實哩朱榮王安等就渡河為前哨馬王哈喇巴圖爾王彥等就為左哨馬劉江就渡河為右哨馬朱得李玉仍為後哨馬

永樂八年五月初八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都指揮蘇和囉海內官王安等今衮台已拿到細作人來問知布尼雅實哩與阿嚕台不和自相殺散布尼雅實哩見在烏固勒扎離我兩

程阿嚕台見在烏爾固納前者爾等哨瞭不謹在哈喇們來已為敵人哨知我聲息爾等在前如此誤事務要晝夜用心謹慎哨瞭事機正在頃刻之間我今日渡河往烏固勒扎擒拿敵人布尼雅實哩朱榮王安等就渡河為前哨馬王哈喇巴圖爾王彥等就為左哨馬劉江就渡河為右哨馬朱得李玉仍為後哨馬初八日說與都指揮朱得指揮李玉今衮台已拿到細作人來問知布尼雅實哩與阿嚕台不和自相殺散布尼雅實

哩見在烏固勒札離我兩程阿嚕台見在烏爾固納前
者前哨馬哨瞭不謹在哈喇們來已為敵人哨知我聲
息如此悞事爾等務要晝夜用心謹慎哨瞭事機正在
頃刻之間我今日渡河往烏固勒札擒拿敵人布尼雅
實哩朱榮王安就渡河為前哨馬王哈喇巴圖爾王彥
就為左哨馬劉江就渡河為右哨馬朱得李玉仍為後
哨馬 永樂八年五月初八日
皇帝制諭清遠侯王友充總兵官廣恩伯劉才充副總

兵統領各軍馬步官軍修築城池喂養馬匹務要整齊隊伍鋒利器械相機調用所領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永樂八年五月初九日

說與都督譚青薛祿薛斌朱榮劉江梁福冀中都指揮蘇和囉海王哈喇巴圖爾袞台內官王安王彥薩巴托克托爾等所領軍馬追勦敵人務要互相接應務要得賊不許失落一人所有馬駝牛羊盡數收拾以資軍餉永樂八年五月十三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知道各隊伍内軍下馬匹選揀好者撥與都指揮袞台等前去出哨永樂八年五月十八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驃騎將軍薛禄薛斌等官軍人等獲到馬匹務要盡數報官不許隱匿但有隱匿不報者處斬如是曾經奏過將騎坐者亦要報來永樂八年五月初九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前日順河而行所以依次前進今往殺敵人務要左哨左掖右哨右掖左還居左右還居右依陣圖前進如過有山去處不必登山只取使逕而行

有瘦乏馬驢另委把總官一員在後收拾隨營前進不許遠離永樂八年五月初十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前日令爾等選撥精壯官軍前征但有患病者俱留在營今又將患病官軍前來却又使人去接如此在途迂延倘爲敵人所掠好生不便今已令收後之人但有在後者不向前者皆斬永樂八年五月初十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令妻郭勒獲到鞑靼人口羊馬送到爾處爾務要好生收養人口好生防護不要擾動永樂八年

五月初九日

説與都督譚青薛斌朱榮劉江梁福冀中都指揮蘇和囉海王哈喇巴圖爾衮台梁成内官王安王彥薩巴托克托爾等軍回之時沿途仔細跟隨神機銅銃及箭樺皮哈喇爾蠢袋及一應軍器務要盡數收拾前來軍器有不堪者可投之於河惟神機銅銃及箭最為緊要務要用心收拾帶回永樂八年五月十六日

大明皇帝遣都督薛禄致祭于鄂諾河山川之神曰兹

者敵騎騁兇殺戮信使侵擾邊疆朕親將兵以討之師至于此特封鄂諾河之神為玄冥河之神以牲醴致祭尚享十六日

大明皇帝聖旨令放回韃靼巴圖特穆爾男婦等俱係好百姓令各給與糧及羊馬放還本土各安生業凡遇一應降兵及高麗邊外野人回紇吐番雲南百夷暹邏各部落官軍人等毋得侵害敢有侵害者問罪不輕永樂八年五月十五日

說與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恩伯劉才不問官軍人等但有犯了重罪的以重號令治他犯了輕罪的以輕號令治他該斬的斬該打的打毋得徇情饒過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勑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恩伯劉才爾等回至開平除存留官軍一萬員名外其餘陝西山西寧夏甘肅各處官軍即便發回故諭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書諭長子皇太子朕將師出塞五月初一日至臚朐河

初七日邏騎獲敵人聲息知敵人布尼雅實哩在鄂諾河十三日朕將先鋒直追至鄂諾河實哩以七騎奔竄獲其馬駝牛羊牲口無算乃撫輯降附給與羊馬糧食令各安生業朕用兵若此汝視爲如何斯皆天地相佑宗社之靈將士之力所致此豈朕之所能也掃蕩塵烽沙漠永清乃封于山川振旅班師今特遣人報汝知之故諭永樂八年五月二十日

勑成安侯郭亮前令海壽齎勑令都指揮章安盧整陳

景先尚書吳中等將運赴扣肯伊勒都糧只依海壽齎去勑內行開平糧三千石不必運赴扣肯爾可親率領官軍運赴應昌迎接大軍毋致稽緩故勑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勑輕車遊擊將軍都指揮童安盧整陳景先尚書吳中等爾等即將伊勒都所積糧米星夜儧運前行或一程二程接濟大軍將扣肯積下糧米運赴扣肯伊勒都兩界之間就於開平見在糧內儧運三千石赴扣肯聽候大軍食用毋致遲悞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日

勑英國公張輔成安侯郭亮今差内官海壽都指揮李謙齎平邊詔前去開讀爾處即應付馬匹故勑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制諭清遠侯王友充總兵官廣恩伯劉才充副總兵統領各軍馬步官軍回還務要整齊隊伍鋒利器械遇有敵人相機勦捕所領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二十一日

大明皇帝勑諭知院實訥噶布尼雅實哩不順天道殺戮使臣侵擾邊疆今朕親將兵征勦之追至鄂諾河已

將布尼雅實哩殺散獲其車輛牛羊牲口爾前放回指揮塔海等爾之美意朕悉知之久聞爾等欲順天道輸誠歸朕未得其機今聞爾等俱各分散此皆天道使然能順天道前來歸朕則父母妻子俱得團圞永享太平之福倘不聽朕言失此時機悔之晚矣茲特遣指揮庫庫特穆爾等以勑諭爾并賜爾綵段二表裏軍中所將不多用表朕意故諭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勑諭國公察拉首尾文同但中間改云爾前放回指揮實勒們後改令遣指揮實勒們等

勅諭王托和齊首尾文同但中間改云爾前放回千戶沈巴延特穆爾後改令遣千戶沈巴延特穆爾等

勅諭國公奇塔特首尾文同但中間改云爾前放回指揮和爾郭達等後改令遣千戶珠展齊奇

勅諭哈喇成格勒愛灊官員頭目人等首尾文同但除去爾前放回爾之美意朕悉知之三句後改云令遣使以勅諭爾就賜爾等綵段表裏

勅諭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恩伯劉才安遠伯柳升到即選精壯步軍六千名前來圍宿都督薛禄下

有精壯者亦選將來錦衣衛選二百名御馬監選二百名尚膳監選三百名光祿寺帶精壯厨子三十名前來毋致稽緩故勅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大營中軍有糧米務要均勻接濟各軍無糧軍士回還毋使困乏抛棄在途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說與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充副總兵廣恩伯劉才內官趙俊但是軍中所有一應騾駝將車上神機銅銃均勻摘減駝載回還庶使各軍輕便易為拖拽軍中糧食務

要均匀接濟各軍軍士上緊先差人催督運來扣肯伊都糧食接濟軍士嚴加禁約不許搶散軍中所有牛羊不問是朝廷者是官員軍民人等者盡數拘收將作糧食接濟軍士但有隱匿私自宰殺不將入官者治以重罪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說與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内官張泰朱布哈但是尚膳監及光禄寺所有米麵臘味棗子并一應物料盡數給散與無糧軍士食用酒與沙糖鹽醬椒不必給散永樂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和囉海王珞喇巴圖爾內官王彥王安春山等朕今在飲馬河北岸殺虎城駐劄清遠侯哨馬來報望見阿嚕台哨馬離殺虎城三十里向東行甚是相近爾等切不可過摩海圖去只來飲馬河殺虎城尋大營哨道前來就我切不遲東行以誤事機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各將軍即將各衛見收到馬騾牛

羊就摘撥原獲馬駞牛羊官軍好生看養聽候軍餉之用明白將所獲馬駞牛羊數目及官軍姓名報來永樂八年五月十四日

說與都指揮鄭銘令令爾率領回營官軍所帶軍器不許抛棄沿途仔細跟尋遺下軍器及神機銃等件務要盡數收拾於清遠侯處交收但有患病官軍人等就將行帶前去不許抛撇恐為賊寇拿去永樂八年五月十二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令發官軍人等回營沿途收拾遺下

神機銃及軍器并將帶多餘銃到營之時一一與內官點過交收永樂八年五月十二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朱榮王安哨馬為大軍耳目朕令爾等在前並不擒獲聲息今日朕自拿得聲息不知爾等在前何為累次失機朝廷大事皆為爾等所誤似此所為事何能成豈欲故壞事耶欲成事耶爾等回將話來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和囉海王哈

喇巴圖爾内官王彦王安每日晚發哨馬一百匹往前行八九十里至東方動伏下遇有敵人務要用計擒拿聲息爾等哨馬照依每日常行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每日天明及未日落之時許燒火做飯天未明日已落不許燒火違者取斬所管指揮千百户總小旗皆斬永樂八年六月初一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各將軍大小頭目軍士所有號令條示于後

一臨陣之時大小官軍肩上無纓子背上無黄號紅𠀤字者皆斬

一臨陣之際務要盡力勦殺敵人不許搶虜人口家財馬駝牛羊牲口及車輛等物敢有違令者該管頭目及搶虜之人皆斬永樂八年六月初二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驃騎將軍都督薛祿薛斌等每日下營軍士不許擅出長圍外如有擅出長圍外者斬永樂八年六月初四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和囉海王哈喇巴圖爾婁郭勒內官王彥王安春山爾等將十人架砲不見八人只有兩人又迷失路爾等先前失機誤事今又將無馬官軍在哨馬裏行哨馬本是輕便疾快之事不知爾等留此步行者在哨馬裏何用永樂八年六月初四日

說與都指揮朱得指揮李玉後面有軍人兩個扛擡神機銅銃六個不見到營爾等務要沿途仔細跟尋星馳送至大營永樂八年六月初五日

說與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朱榮都指揮蘇和囉海王哈喇巴圖爾內官王安王彥春山爾等今至烏呼斯琿河已入賊巢穴務要藏形隱跡不可使賊有所知覺方能成此大事今務要謹慎哨瞭成此大事庶可贖爾等前罪永樂八年六月初五日

勑驃騎將軍都督蕻中令令爾把總都督孫成都指揮何銘為副收管敵人馬駝牛羊務要好生收管人口不許走失馬駝牛羊不許驚散非收管馬駝牛羊官員人

等不許擅自至人口頭畜之所如有無故擅自牽趕者拿住即斬爾等務要用心收管如是走失人口驚散馬駝牛羊雖有功也是無功仍復加罪若爾等所管之人有將人口頭畜私作人情營求打闗節者拿住即斬連爾俱有重罪故勑永樂八年六月初六日

勑驃騎將軍都督費𤩽中金玉令令爾把總都督孫成都指揮何銘為副將領官軍在後前進遇有聲息相機勦㦸所領官軍悉聽調遣務要好生將帶齊進不許落後

故勅 永樂八年六月二十日

勅成安侯郭亮前在飲馬河計算軍糧倉至應昌今爾運來應昌迎接前後凡十餘起差人催促令大軍已回至應昌不見爾運糧前來若得五六百石先至軍士亦得接濟今顆粒不至如此失誤大事以致軍士乏糧不知爾心懷何謀主何緣故令復差御馬監少監楊春前來即星夜火速作急儹運毋得頃刻遲誤故勅 永樂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前令爾等領回各處官軍開平即發回原衛令且留休息數日待朕至發遣其回永樂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前令爾等領回天下都司衛所馬步官軍於伊勒都扣肯開糧食用爾等却不由伊勒都扣肯開糧乃迂途至應昌以致軍士餓死者大半令得爾等奏言得知扣肯無糧其原運糧之人與爾等說扣肯無糧之人俱令前來回話前擒韃靼爾等令人

監守後竟脫逃其原監守之人即令管送前來回話永樂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朕以全師付爾等領回爾等舍近趨遠避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致使官軍餓死有大半昔馬謖違諸葛亮節制舍水上山亮即斬之亮小國之軍師而法制在於必行況朕以堂堂之天下又豈可以廢法制也哉朕制諭爾等遇有敵人即相機勦捕敵人去爾一程又不勦殺舍糧不趨失陷全勝

之師故違朕命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爾等之死非朕殺爾等是爾等自取其死永樂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勅英國公張輔勅至即令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將所領官軍自飲馬河至開平明白開報見在若干陣亡若干失陷若干病故若干朕至即要數目故勅永樂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説與英國公張輔即將清遠侯王友等所領馬步官軍所帶一應軍器從實點過不許那借應點仍取其數目

見有若干抛棄若干明白開報永樂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勅英國公張輔勅至即將犯人王友劉才原領制諭追取所領軍馬爾就掌領以俟朕至故勅永樂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勅王友劉才前在飲馬河朕以全師付爾領回爾舍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且如伊勒都糧前為寇所掠後復運去若是無糧待朝廷之過而扣肯尚有糧爾等乃不就扣肯有糧近地前制諭爾等遇有敵人相機勦捕爾見賊家小相去一程人又不多正好勦捕建功却乃畏

避故違朕命遂使全勝之師迂迹乏食餓死者大半棄軍器于迹以資敵以害朝廷不知爾等立心何爲欲主何謀爾等何面目以見朕何面目以見將士罪惡貫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爾等之死非朕殺爾等是爾等自取其死故勑永樂八年六月三十日

勑王友劉才朕以全勝之師付爾等領回就制諭爾等遇有敵人相機勦捕爾等啟行之時朕又遣内官薩巴説與爾等但遇敵人務立奇功頭功爾等言無妨敎朕

放心朕以付託得人即放心矣不意爾等去賊一程活賊性命不行勦殺乃害朝廷官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爲不可爾等舍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使官軍迂途餓死者大半不知爾等主何意何謀夫法者朝廷公器非朕所得私今爾等罪惡滔天一死不易爾等之死非朕殺爾等實爾等自取其死故勅永樂八年七月初二日

勅英國公張輔朕前在飲馬河以全師付王友劉才捨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迂途至應昌而回致使官軍

餓死者大半啟行之時朕以制諭付之遇有敵人即相機勦捕彼去賊一程不行勦捕乃活賊性命而將全勝之師餓死其立意主謀皆有二心欲壞朝廷大事以資敵人且所領軍士久勞于外正當善為撫綏將養其回不待朕命擅自驅迫使之修路前遇敵人正當勦除之肅清道路以迎君父乃不如此若使朕由彼而回猝然遇賊是以賊遺君父也今其罪惡貫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尚欲假此以掩其過豈可得也夫法者

朝廷之公非朕所得私原其情罪必殺無赦非朕殺之乃彼自取其死茲特諭爾即將與犯人王友等觀之故

勑永樂八年七月初二日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各將軍所有患病官軍存留在開平將息仍各留的當頭目照管俟病安領回瘦乏馬匹亦留在開平水草便利去處牧養每馬十匹留軍二名看牧仍撥的當頭目管領俟馬匹臕息肥壯領回永樂八年七月初四日

說與文武大小羣臣及軍士往者敵人拘戮使臣朕命師往問其罪所遣丘福匪人愚龃頑冥本乏將才以致敗衂陷師致使敵人驕騁朕慮其擾邊故親帥六師往討之使邊境清寧將士皆得高枕人民無轉輸之苦一勞永逸而敵人氣運衰絶實天亡之使其全勢氷消瓦解自相讐殺師至鄂諾河已將敵將布尼雅實哩追敗又將隨駕將士往東掠阿嚕台將士奮不顧身即摧敗之前在飲馬河以全勝之師付王友劉才領回已於興

和命尚書吳中都指揮張安等運糧赴伊勒都扣肯二處迎接而運糧者車塵相望朕又令吳中等運糧出伊勒都二程令王友等差人往迎糧王友等自飲馬河十二程至伊勒都聞有敵兵三千即畏怯躲避乃舍有糧之地而蹈無糧之處又令其但係朕所用之物及牛羊悉以給軍士彼牽趕牛羊直至開平不以給散乃迂途至應昌無糧之處而回致使官軍餓死朕不明知人以至如此實痛切于心啟行之時朕制諭之遇有敵人相機勦捕

彼與敵人鄂囉相去一程不行勦殺是欲活寇性命而殺朝廷官軍故違朕命其主意立謀不知何爲爾文武大小羣臣軍士即將王友等罪犯從公定議來聞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説與大營各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如今征勦沓寇全憑馬匹脚力有等無知之徒故意偷盜馬驢宰殺是欲滅朝廷氣力論其情罪非輕今但有偷盜馬騾私自宰殺的許諸人首告其同偷盜人有能首告者免罪

犯人凌遲處死首告得實的回軍之日賞米十石絹十疋布十疋鈔三千貫若有知情不出首的一體治罪都要發落軍士每知道故勅

譯出韃靼字一道齎去薛札歡吳允誠裴伊實特穆爾李英趙成夏齊老岱等處看 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說與劉江狗兒爾二人明日來安宿處迎接聽發落爾二人去後令朱榮春山來朱榮春山去後令布哈圖來勅 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皇帝勑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爲頭知院和寧王阿嚕台四月二十二日朕率領軍馬至潢達勒海子爾差都指揮囊嘉特等同曹千戸來見所奏事情朕悉知之今爾爲朕出氣力爾等家小隨爾從便處置務要無虞今遣千戸曹卓沁特穆爾同都指揮囊嘉特等齎勑諭爾勑至爾即收拾人馬前來臚朐河會合前進勦捕不順天道之賊故諭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爲頭知院和寧王阿嚕台令命爾爲總兵官率領爾處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大小頭目軍士人等前來臚朐河會合勦捕衛拉特賊寇就命爾永守和寧之地爾所領大小頭目軍士人等務要用心協力以成其功悉聽總兵官和寧王阿嚕台節制如勅奉行

永樂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

書右丞相樞密院爲頭知院和寧王阿嚕台前者指揮徐晟去賜爾茜紅肩纓一付千户曹卓沁特穆爾回言肩纓未有今賜爾黄綾紅勇字號一個鐵鏡三個紅纓十二斤與爾作肩纓所用有餘可分與大頭目爲號就發信炮十五個與爾故勅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説與狗兒永樂八年在飲馬河哨見布尼雅實哩聲息是爾誤了今哨見聲息又是你誤了我前已有號與阿嚕台兩處哨馬相見我的十一個人左旋他的十個人

右旋令他的人既擺立爾處哨馬却不與答號若爾哨
馬答號彼必答號若不答號必是衛拉特之人便須相機
追趕擒拿爾不與答號不知爾意思如何是故欲壞事
這罪不干別人事皆是爾所為論爾之罪重如泰山是
爾自取殺身之計故勅 永樂十一年五月初四日
勅大營并各營總兵官及各管隊頭目所有事件條示
于後
一官糧麰衣甲軍器好生點看

一馬驢有瘦乏的選出來著運糧官軍帶回
一軍士有病重去不得的取勘出來逐名明白交與運糧官帶回仍取領帶文書務要好生將息不致失所
一有等無理官軍將收得馬騾驢匹垜子不即送赴大營與人識認却將垜子撿括把馬騾驢匹馱載自己行李每日又不飲水喂草及至壓損瘦乏丟棄在路凡有收得馬騾驢匹垜子者不許停藏即便送赴大營著人認識如有隱匿者拿住定依軍法處斬永樂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勑都督何濬尚書郭貴通政范政大理寺丞馬麟鴻臚寺丞劉泉所有事件條列于後

一爾等所領運糧官軍人夫及忻城伯趙㚟等所領運糧官軍人夫除存留官軍守城護糧外其餘官軍及人夫盡數領回原係扈從者令回北京不係扈從令回各衛所人夫即便放回寧家生理

一患病官軍人夫自擒虎山直抵興和一路務要盡數收拾不許遺下一人沿途務要用心調理軍民相護不

致疎失痊可之日照前發落

一瘦乏之馬驢自擒虎山直抵興和一路務要盡數收拾不許遺下一馬一驢沿途務要好生喂養不許抛棄回至萬全摘撥官軍就彼喂養

一患病官軍人夫所帶衣服糧𪊲務要用心照管不許强梁之徒刼奪敢有恃强刼奪者即便拿審問是實斬首示衆

一清水源并殺虎城所存下運糧軍夫回途口糧務要

照數一名名交割明白如是交割不明或有軍夫缺食爾等與原管糧及放糧官員俱以軍法處治不赦永樂十二年五月初五日

勅兵部尚書方賓今朕親帥六軍征勦衛拉特番部肅清沙漠特命爾掌管錢糧文書軍馬數目爾其夙夜恪盡乃心毋怠毋忽欽哉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初五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朕昨夜觀氣候衛拉特賊寇已動或往東行或來襲我軍俱未可知勅至爾等哨馬見時不

可輕戰恐地遠接應不及務要十分小心謹慎勿為番
寇掠一二人去今已令人護送糧米與爾等爾等且在
廣武鎮聽候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勅大營各軍總兵官今日路近只有三十里且將驢馬
撒放至巳時起程昨日各軍人馬多有落後未至有不
到者又不來報若被賊拿是故意送聲息與賊勑至即
便催促前來到廣武鎮逐一點閲有一人不在者該管
頭目治以重罪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諸將之中拔爾二人為前鋒領哨馬爾等自清水源至廣武鎮遇有耑賊聲息不曾拿得人前有此失機且不論十八日路遠無水爾等不預先著人來報將及至營方令指揮蘇雨來報問他事務一些不知十九日又引至無水去處安營人馬皆窘乏及差人於營東七八里哨看有海子四十餘個深者渰死馬驢淺者人皆飲足又有泉眼不計其數爾等皆不知假使賊在旁伏下人馬爾等亦說不知道似此要爾等在

前哨瞭何爲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勅大營及各軍收後官今日起行但有落後的都砍了接去的也砍了有抛棄驢馬糧食的也砍了都提將頭解著牌來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昨日起行有原在這里生長的人引路說今日早到飲馬河即休息人馬以待𦍑寇爾等又故意引入無水艱難去處東奔西走勞人乏馬是損自己氣力以資敵寇不知爾等主意如何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二

十二日

勑都督劉江朱榮令薩巴回言爾等哨見番人踪跡巳往東路不見爾等再差人來報的確聲息令巴克實言由此别有路徑直到圖拉河北從飲馬河行少三四程地沿途多有水草爾等如果哨得番寇踪跡的然往東行朕明日徑至飲馬河休息人馬以養銳氣一舉而擒滅之如番人不曾東由此徑往圖拉河不到飲馬河道路甚遠勞人乏馬氣力勑至爾等仔細哨看番人有往東

行踪跡無回轉蹤跡即差漢官一員降將一員具本來
報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勅指揮李玉都指揮朱昭穆爾布哈昨有人望見後面
有些人馬動靜已勅爾等晝夜用心仔細哨瞭今果有
番兵六人伏在馬上夜間到爾等坐冷邊爾等明知不
聽號令不行捉獲本欲砍將爾等頭來今且不砍頭務
要爾哨看踪跡所往何方跟捕得獲如是不獲皆砍了
爾等頭故勅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頭目前日號令有情愿將自已馬匹借與好漢騎坐厮殺有功時許與借馬人分賞不願者聽今有等無理的人強奪他人的馬匹騎坐那有志氣的人不愛惜家財將父母財物妻兒媳婦頭面首飾買馬出來立功與朝廷出氣做好漢這等是忠於朝廷的好男子那無理強奪他的馬騎坐這好漢每心裏怎麽過只把自已心裏比過得過不得今後情願借與馬者只依號令行不願借與人者不要聽人唬

嚇故勑 永樂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勑大營幷五軍總兵官及管隊頭目今前哨馬已與敵人交鋒殺死敵衆數百人見藏伏在山谷間敵人陣上有漢人來與我軍打話說今夜五更來刼營爾等好生仔細謹慎不要閙静静等著他但有騎馬來的便是敵人故勑 永樂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勑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頭目與敵衆厮殺時不許於陣與敵人說話打話但有與敵人說話打話的便

拿住便殺了如有敵人來降的方許與他說話故勅永樂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勅都督劉江朱榮哨馬近了有賊來營邊殺了人去都不得知勅至即將哨馬放出十五里或十里哨瞭架砲的再放出十里或十五里不要誤了事故勅永樂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今夜務要十分仔細謹慎隄備防賊來刼營不許放炮不許人鬧不

許吶喊不許驚營靜靜等著他但有騎馬來的便是敵人將箭射鎗戳他今後起營不許抛棄軍器及一應鐵器違者并該管頭目都殺了不饒故勅永樂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明日行營軍士有患病的務要馱載至營驢疋有乏了走不動的即報與該管都指揮分與本隊軍士食用今日有病軍士在後不到營的即便報來如今已差人將馬去馱接若不從實開報接到問出是某衛某頭目管的該管頭目

殺了不饒就取勘各軍士糧米多少務要從實報來不許妄報故勅 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軍士有患病者令各都司各委指揮一員收拾管領俱聽成安侯郭亮提督務要沿途好生看管將息不許抛撇一人如有不用心看管將息故意抛撇及收拾不盡該管指揮治以重罪故勅 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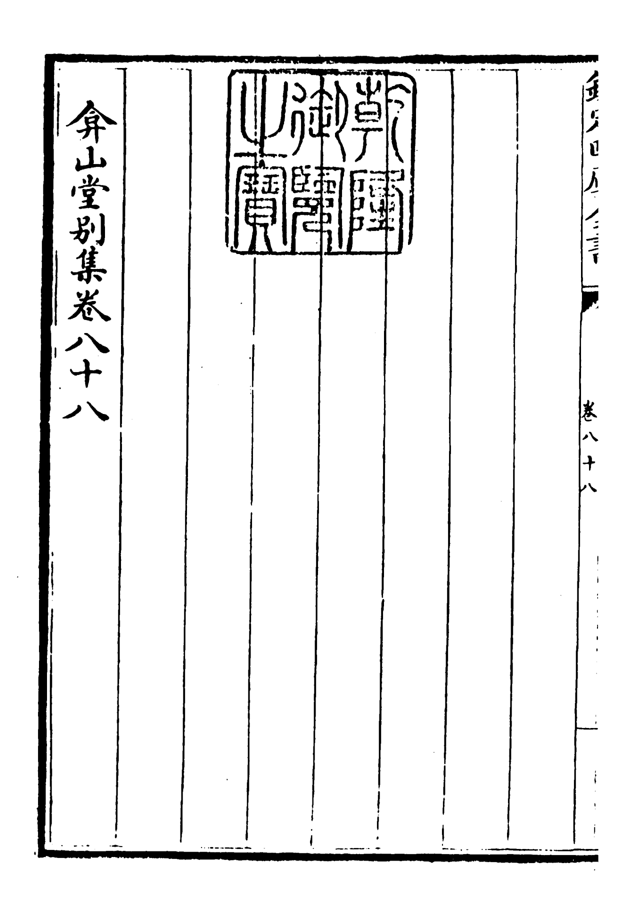
勅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今後行營不

許軍士落後如落後的便殺了該管頭目治以重罪不饒務要發落軍士每都知道軍士每都要發落他吃飽飯不要胡使他故勑永樂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勑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爾即差指揮千百户自居庸關下直擺至北京城北看視回來官軍人等但有蹝了人田禾及搶奪瓜菜柴草等件并搶奪買賣客商物貨即便拿住俟朕至京依軍法處以重罪朕已遣人試爾如是所遣指揮千百户不行用心看視擒拿或被人告

發或體察出來看視之人與犯人一體依軍法處以重罪故勅永樂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勅隆平侯張信前勅爾馳驛來見朕沿途緩行以待爾至爾故遲疑不速前來及至興和守城頭目撥好馬一百匹跟爾前來爾相去三四程却退怯不進竟爾誤事今爾在家築牆天時缺雨暑月重勞人力所築牆又非緊要又無敵可拒不知爾果有何主張作此態度作此不急之事不知爾處心如何勅至爾即自來回話故勅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兵制考

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為五軍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别選輕

騎為前哨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隷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寛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領中軍興安伯徐亨都督馬瑛章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英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左

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青領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管圍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等領韃靼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二十一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

左哨陽武侯薛禄新寧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安平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二十二年北征柳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為成國公朱勇而前鋒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附焉既歸京師則為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义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管

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効義管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管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圎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鼔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管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東宫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

大火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英公輔寧陽陽武等侯為總兵官後英公寧陽謝兵事陽武歿始以成公勇為大將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選慓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鋭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

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内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懐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唯撫寧伯最久自侯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秉國老成不能無朘削士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誾等横甚不制也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㑹嗣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家將冗騎凡數

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為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飭厲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弛矣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掊克以鉅萬計中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鏸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邊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

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無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敵大入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既闔門兵少不足敵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内希忠總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為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游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

一員佐擊將軍六員參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又奏調邉軍驍勇者數萬人隷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曰轉弱為强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奬如故至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以大學士陏言奪印綬遂憂死或云仰藥未可知也金吾緹騎發其與敵通事遂磔其屍誅父母妻子矣而襄城侯李瑾代俄卒平江伯陳圭代圭故與時相有連視咸寧貪愈甚久之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

家子持廉有聲既命下人人舉頟也然寀僅自潔已小
剔宿蠹而已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
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
而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内府有事則領勅挂
印而命將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
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
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
之餘如貞吉言於是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

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為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移疾辭務為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為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於是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勛臣總督戎政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彰武伯楊炳用吳炳任職久

得士心累加少傅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
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獘大約如故京
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
人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往往
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糧者又一僧褁氈帽出操畢還
復應付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强得乎太
祖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
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蓋

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太宗亡淇國公十萬騎乃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文襄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虚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南捍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於攻戰而疲敝於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

修也

按野史載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幷錦衣衛管官旗軍人等三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盔官軍等則錦衣衛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

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衛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匹頭隻

今休養蕃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也

市馬考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為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四夷市馬而降人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為幣自是馬漸充實矣其互市之詳會典與志皆不載故記之

洪武七年納溪白度等司進鹽所易馬凡二百五十匹命典牧所收牧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

球國以文綺百疋紗羅各五十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鐵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

九年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監察御史閻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於蠻境轉市以售於官官雖償其直而道途往來甚費民以為患上聞之曰民為國本馬資國用柰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乎命厚給其直

十一年兵部奏市馬之數秦河二州及慶遠順龍茶鹽

馬司所易馬六百八十六匹又秦河二州茶馬司以茶市馬一千六百九十一匹慶遠裕民司以銀鹽市馬一百九十二匹

十四年兵部奏茶鹽銀布易馬之數秦河二州以茶易一百八十一匹納溪白渡二鹽馬司以鹽布易二百匹洮州衛以鹽易一百三十五匹慶遠裕民司以銀鹽易一百八十一匹凡得馬六百九十七匹兵部奏市馬之數秦河洮三州茶馬司及慶遠裕民司市馬五百八十

五匹廣東四川二布政使司市馬五百六十五匹

十六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戸則三戸共出馬一匹四千戸則四戸共出馬一匹定為常賦庶使其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諸蠻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詔以鈔賞之階州民王思聰李朶兒進馬各賜衣一襲鈔二百錠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

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

十七年詔户部以綿布往貴州命宣慰靄翠易馬得馬一千三百匹宣寧侯曹泰自貴州水西市馬還得馬五百匹命秦州河州茶馬司以所市馬五百六十匹分給陝西騎士貴州都司送所市馬四百匹至京師兵部奏是歲四川碉門茶馬司以茶易馬騾五百九十六匹

十八年太僕寺奏滁陽八監是歲籍馬凡二萬五千九

百一十五匹秦州河州茶馬司及敘南貴州烏撒寧川畢節等衞市馬六千七百二十九匹

十九年行人與忠往陜西市馬還得馬二千八百七匹遣虎賁左衞指揮僉事姜觀右衞千户沈成行人任俊以鈔三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錠往陜西河州等處市馬給騎士操練遣指揮僉事髙嘉努等以綺叚布疋市馬於髙麗每馬　闕　匹給文綺二疋布八疋

二十年髙嘉努等市馬髙麗還言髙麗王表請不受馬

直上不聽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國務以誠信彼前聽約
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
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為爾其以朕意咨其國
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其高麗馬至擇其可
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報其王知之
勑至遼東遣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勑償其
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
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

嘉努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約爾珠等以為言上乃令高嘉努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送所市馬遂以遼瀋流民爲爾都蘭博達等户四十五口三百五十八來歸四川雅州碉門茶馬司以茶一十六萬三千六百斤易驍馬騾駒百七十餘匹

二十一年四川烏撒軍民府土酋葉原常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於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靖寧侯葉昇以資軍用先是上命以白金於其境内市馬故原常以是來

獻且言欲收集土軍從征英等以聞詔從之并免其市馬賽瑪爾堪駙馬特穆爾遣回回丹珠爾丹等五十九人來朝貢馬三百匹駝二隻詔賜白金人六十兩及鈔有差故元國公哈喇章男伊特崇和爾托噶進馬二百一十三匹詔賜鈔一千四百五十錠故元新附番軍一百一十七人進馬八千四百八十四匹給鈔償之

二十二年四川巖州衛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於雅州茶馬司易茶其疏由本衛經黎州始達茶馬司茶

馬司定價每堪中馬十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於碉門茶課司支給不惟番商往復路遠實且給茶太多今宜量減馬價移置茶馬司於巖州將碉門茶課司所貯茶運至於此馬至則驗馬之高下以茶給之詔茶馬司仍舊唯定其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番商有不願者聽

二十三年賽瑪爾堪回回實奇爾阿爾奇等以馬六百七十匹抵涼州互市守將以聞詔送實奇爾阿爾奇等

至京聽自市衛賜雲南進馬土官鈔每馬一匹給鈔三十錠陜西都指揮使聶緯以西安左右等衛所市馬七千六十匹送京師以嘗命户部運鈔六十萬錠往西寧岷州河州市易故也是歳定例上等馬茶百二十斤中等七十斤下品五十斤

二十四年詔於髙麗市馬一萬匹八月權國事王瑶遣判繕工寺楊天植等進所市馬一千五百匹至遼東奏云今奉綸音敢不竭力但比年所産之馬軀幹短小懼

無以副命然禦倭致遠負重耐寒小邦賴之敢先以獻其餘以次奉進十一月權國事王瑤遣其臣金之鐸等送互市馬二千五百至遼東上命定遼衛指揮僉事張忠送廣寧中護等衛牧養

貴州新添長官司及金筑安撫使宋質德弟奉表貢馬及進歲辦馬一百一十匹

二十五年尚膳監太監而聶等至河州召必噜諸番族以勅諭之諸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

百四十餘匹以茶三十餘萬斤給之諸族大悅而聶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騎士

二十八年太僕寺上孳生馬駒之數是歲凡九千四百七匹

二十九年賽瑪爾堪遣回回扎嚕勒等一百九十一人來朝貢馬一千九十五匹詔賜鈔二萬五千一百九十錠

三十年命右軍都督府遣鎮撫劉正於瀘州市綿布往

西番易馬凡用布九萬九千餘疋得馬一千五百六十匹命分給建昌鹽井二衛軍士操養

三十一年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命景隆齎金符往西番茶易馬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至是還命分給京衛騎士操養

永樂元年哈密安順特穆爾遣使臣瑪哈穆特沙温都蘇等來朝貢馬百九十匹先是上遣使臣齎詔撫諭且許其以馬入中國市易至是因以馬四千七百四十匹來

市易上悉命償其直選良者十匹入御馬監餘以給守

邊騎士

是年湖廣四川雲南廣西所隷宣慰使楊昇等并西北

諸夷各遣人貢馬上以其至且舊所定馬直薄命禮部

第馬之髙下增給之上馬每匹鈔千貫中馬八百貫下

馬五百貫

是年烏梁海頭目哈拉固岱遣其部屬托郭斯等貢馬

命賜鈔幣襲衣并償其馬直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

四十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綵幣表裏一

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遼東互市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朶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

四年烏梁海等處告饑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其直遂定上馬每匹米十五石絹三疋次上馬米十二石絹二

疋中馬米十石絹二疋下馬米八石絹一疋駒米五石布一疋

六年肅王楧獻馬二千匹賜綺羅紗絹二百六十疋火者二十人

七年遣中官黄儼以綵幣五十表裏賜朝鮮國王令進馬

八年朝鮮國王李芳遠獻馬萬匹以助征討上遣中官賜白金千兩紗羅千疋絹五百疋鎮守河州衛陜西都

指揮同知劉昭奏陸續收到河州衛各番族馬七千七百一十四匹上馬每匹茶六十斤中馬四十斤下馬遞減之共給茶二十七萬八千四百六十斤已選肥牝馬千四百三十四匹發陝西甘肅二處苑馬寺孳牧今以馬六千二百八十匹送北京命太僕寺牧養

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疋駒子布五疋

十年指揮岳山等七十二人使北邊還進馬四百四十

七匹上以其奉使勤勞命禮部給絹鈔綿布償之凡給鈔二萬八千三百九十錠絹六百六十疋綿布一千三百四十五疋是年令遼東缺馬官軍聽於各馬市照例收買

十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上上馬一匹米五石絹布各五疋上馬米四石絹布各四疋中馬米三石絹布各三疋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疋駒米一石布二疋

十八年和寧王阿嚕台及額森托噶遣使臣貢馬九百

匹各賜鈔及文綺襲衣并給馬直

宣德元年兼兵部事行在工部尚書黄福奏近大軍東征皆給馬匹民以馬赴太僕寺各衛官兵理當赴官領馬乃輒於城外迎候馬至擇其善者徑馳去民莫敢與爭令民來訴者計馬一萬七千餘匹請令五軍管隊官挨究但非經太僕寺關領者悉送法司問罪追馬還官

上曰彼時官軍爭取馬者蓋以師出甚急故耳姑勿行五軍但揭榜曉示令自首還官不首許所管官旗及同

隊之人首告得實者追犯人鈔一千貫充賞仍罪不首之人

二年賜朝鮮國王李裪白金一千兩紗羅錦帛二百四十疋令其進馬五千匹

八年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隸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馬民户收養從之

正統三年雲南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於平涼草場選其所有良馬送赴甘肅備用上遣勅嘉勞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十表裏紗羅稱是

十年增定邊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戸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鹽商以道路險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真以為言故增之

十二年兵部奏舊例迤西迤北來歸人口帶到馬匹給

軍騎操中等賞鈔三千貫下等賞鈔二千五百貫各綿布五疋綿花三斤無馬者賞絹衣一襲或鈔二百貫綿布四疋折准絹衣今遼東總兵等官右都督曹義等奏稱鈔貫不敷欲將帶到馬匹中等賞鈔二千貫下等賞鈔一千五百貫宜從所言從之

景泰元年朝鮮國王李裪遣陪臣李舍等貢馬五百匹奏曰有勑以北敵犯邊令備馬二三萬赴京臣念世蒙列聖恩澤至深至厚敢不盡心奉詔但敝邦比因鄰境

構釁邊警不絶戍守馬匹騎坐馱載踣斃耗損十居六七雖收拾中外大小官員有馬之家未堪依數充辦臣竊欲措辦五千匹以進倘有餘力可為安敢搆詞欺罔伏惟聖慈垂憐帝曰邊警今稍息王又措辦艱難馬已至者受之以銀三百兩紵絲羅各三十疋絹一百疋償其直未至者止勿貢仍命致知等齎勅幷冕服冠服白金三百兩紵絲三十疋羅三十疋絹四千四百三十一疋綿布二千九百五十四疋歸賜其王及妃

天順三年敕慶王選馬二百匹給寧夏官軍以銀四百兩紵絲紗羅四十疋絲絹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高麗布二十疋賜之洮州指揮使汪釗獻五明黑馬一匹賜勅奬勵賞白金三十兩織金絲段二表裏絲絹二疋

嘉靖三十年詔給西番諸侯勘合先是二十八年御史劉崘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其洮州衛列市等河州衛子剛巴等西寧衛昝市等諸族大馬蕃給以金牌沖卜鸞單等一十七族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

未受職事者與之職名原授未襲者類奏承襲嗣後有新撫之番亦許附入如例請給至是總督尚書王以旂等亦以為言下兵部議部覆國初制金牌信符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族令鉗制其黨納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為北敵所據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散失漸復遷徙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齎符比號之事今番族變詐不常北敵抄掠無已時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為納馬

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為命不得茶病且死矣嚴私販之禁則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則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今稱各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每歳以是為驗使彼族屬無統者易於號召而於文移則革去交易之名使各効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至於授職承襲必勘明類奏而後許之則恩威兼濟諸夷向風矣詔如擬

侍郎史道奏大同馬市完并進敵謝恩馬九匹番表一

通諳達賜大紅紵絲膝襴花樣衣一表裏金頂大帽一金帶一托克托大紅紵絲一表裏夷使伊德濟及虜濟雅呼喇濟等四人各青緑紵絲一表裏總降勅一道命史道遣官齎捧頒賜仍加賜諳達彩幣四表裏庚戌宣府設馬市于新開口堡虜酋巴圖爾卒愛勒巴雅爾巴朗台吉輝和爾實勒台吉凡五部入市共易馬三千餘匹

隆慶五年以虜王諳達上表稱貢賞大紅蟒白澤紵絲衣各一襲綵段十五表裏妻大紅五綵紵絲衣二套綵

段四表裏都督同知𣌭昆都埒赫杭台吉各綵段八表裏

五綵紵絲衣一套絹二疋布四疋指揮使巴噶爾濟綵

段五表裏金紵絲衣一套絹二疋布四疋指揮同知千

百戶等官永實卜大成台吉等六十二員并濟納婭徹

辰杭台吉各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絹一疋布

四疋夷使徹伯爾博囉賓織台巴等七十名各賞布幣有

差其貢馬進內者三十匹每匹酧綵段二表裏絹一疋

留邊者四百七十九匹發太僕寺銀五千兩解邊酧量

予之以為定例

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邊互市事竣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順義王諳達部馬千三百七十匹價萬五百四十五兩私市馬贏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杭台吉巴延烏紳部馬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贏牛羊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埒

赫永實卜大成部馬千九百九十三匹價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驘牛羊九千撫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官市諳達多囉圖們輝和實部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馬驘牛羊四千撫賞費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得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誥命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劉應箕陞俸二級楊綵孟裏一級總兵馬芳趙岢副總兵麻錦實職一級副使申佐朱裳參議崔鏞等千戶

鮑崇德等各陞賞有差又以本兵及該科有經畫建議

勞賞尚書楊博侍郎谷中虛及郎中王緝給事中章甫

端銀幣緝仍候京堂缺推用端陞俸一級